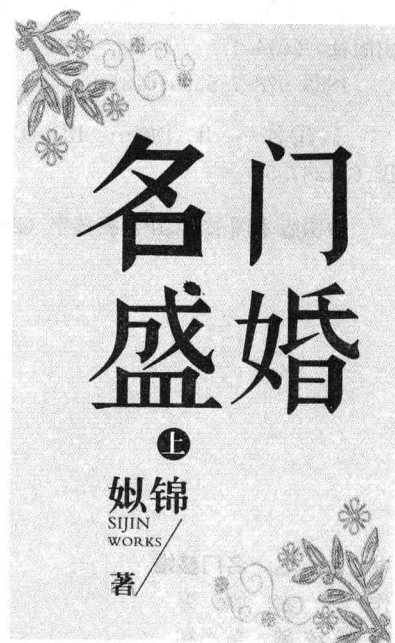




“女海岩”姒锦再掀虐恋悬疑小说新高潮
叛逆少女与特警大叔的宠溺背叛与相爱相杀
他霸道地带她步入正轨，她却像一只伶牙小兽
不断在他身上制造伤痕……

阴谋陷害
连环算计
悬案迭起

M I N G M E N S H E N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名门盛婚 : 全2册 / 姒锦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4. 1

ISBN 978-7-5399-6731-8

I. ①名… II. ①姒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56783号

书 名 名门盛婚

作 者 姒 锦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

选题策划 李文峰 崔 悦

责任编辑 姚 丽

文字编辑 崔 悦 王雪思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市平谷县早立印刷厂

开 本 700×980毫米 1/16

字 数 470千字

印 张 38

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,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6731-8

定 价 55.00元 (全二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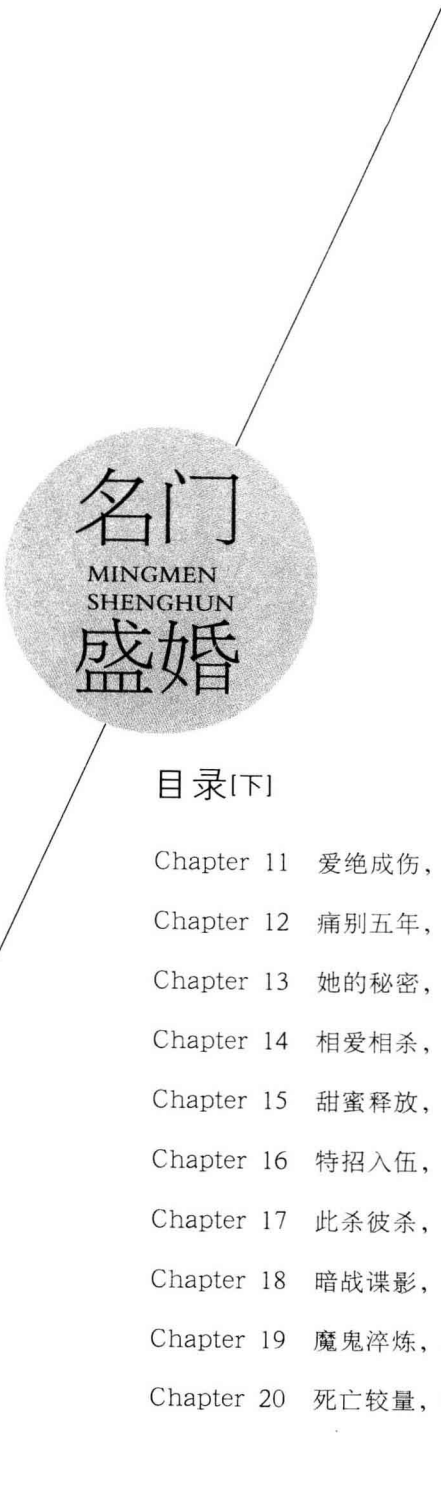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 阅读改变女性 · 女性改变未来 ——

爱情是人类进化的硕果，一个微不足道的眼神儿，
就可以点亮一生的时光。

名门
MINGMEN
SHENGHUN
盛婚

目录[上]

- Chapter 1 阳光背面，禁忌如火的纠缠 / 1
- Chapter 2 神秘死亡，谁才是幕后黑手 / 57
- Chapter 3 绑架入狱，陷入绝境的惊险 / 116
- Chapter 4 撩他若狂，夜半断欲的火灾 / 166
- Chapter 5 疼痛撕裂，地狱与天堂之间 / 196
- Chapter 6 失的是身，丢的又是谁的心 / 213
- Chapter 7 绝地反击，灵魂错位的疯狂 / 225
- Chapter 8 激情碰撞，执念爱恨众生相 / 244
- Chapter 9 状若癫狂，雄性荷尔蒙之战 / 265
- Chapter 10 极致妖娆，蔷薇在耻骨盛开 / 280



名门 MINGMEN SHENGHUN 盛婚

目录[下]

- Chapter 11 爱绝成伤，沉沦入骨的代价 / 299
- Chapter 12 痛别五年，她牵回谁的孩子 / 334
- Chapter 13 她的秘密，他的强烈占有欲 / 370
- Chapter 14 相爱相杀，男人式特殊逼问 / 414
- Chapter 15 甜蜜释放，食髓知味自销魂 / 442
- Chapter 16 特招入伍，高潮总在波后迭 / 466
- Chapter 17 此杀彼杀，诡异的邪恶之杀 / 506
- Chapter 18 暗战谍影，女兵宿舍钻被窝 / 526
- Chapter 19 魔鬼淬炼，月黑风高速鸟记 / 554
- Chapter 20 死亡较量，淬了毒的情与欲 / 575

Chapter 01

阳光背面，禁忌如火的纠缠

“什么？结婚！”

“妈，我和褚飞是真心相爱的。”

乌黑的大眼睛里包着一汪水儿，宝柒看着满脸狐疑的老妈，余光扫着与她格格不入的冷宅大客厅，微微弯唇，“你说是吧？褚飞。”

“啊？哦。是的阿姨，我爱宝柒，宝柒也很爱我！”

像加入少先队时的宣誓，褚飞挺像样儿。强忍着想肘击他天灵盖儿的冲动，宝柒唇角的笑意更深了，小情侣般地握住他的手。

“小七——”老妈欲言又止。

目光微敛，宝柒不厚道地狠掐了一把褚飞想缩回去的那只手，笑容嫣然，“我已经长大了，妈。”

五年过去了，能不长大吗？

外间传言冷家大孙女脾气任性古怪，离经叛道、桀骜不驯，六岁就气死了父亲，然后被打包送给了乡下的亲戚抚养，回京不久又被送到了国外，打小就贪钱好色不是个好东西，俨然是青少年的反面教材。

可是——

正思忖间，只见宝妈目光一变，惊讶的面部表情如同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。

见鬼了？

宝柒条件反射地转过脸，视线正好对上一双毫无温度的骇人冷眸。

身体激灵一下，他在那儿站多久了？

大客厅门口，面无表情的男人穿得一身正气，冷硬的线条富有雄性张力，那冷酷狂傲的劲儿，满是睥睨一切的霸气。

不对！准确点说，是杀气，死神附体的杀气！

遥遥相对，她没有松开握住褚飞的手，但全身不由自主地紧绷。

心，凉飕飕的。

下一秒，男人挪开了视线，半秒都不再看她。

宝柒默然了。

一时间，贵而不奢的客厅内，五个人全都愣住了，一双双眼睛齐刷刷地盯住那个不该这时候出现的男人，表情如出一辙的诡异。

五年间，他一共就回来过五次，每年春节一次。今儿是哪股风吹得好？

歪歪地靠在褚飞的手臂上，宝柒勾起唇，乖巧地招呼道：“二叔回来了，好久不见！”

冷泉冷冷地嗯一声，又似乎，一声都没有吭过。

随着他每走近一步，冷空气似乎也逼近了一步。

宝柒轻咳了一声儿，莞尔一笑，身体更贴近了褚飞一点儿，“褚飞，这是我二叔。二叔，这是我的男朋友褚飞。”

“二叔好！”褚飞这厮挺上道。

“好。”

冷冷一个字，冷泉凌厉的神色未改，高大匀称的身躯窝进了沙发里，手指微抬，拿过茶几上的报纸翻阅。不经意的动作，疏离又冷漠，直接将褚飞的礼貌给堵了回去。

话说，冷泉是谁？

他是名门冷家唯一世孙，冷氏控股二〇三集团一把手冷博达的老幺，唯一的钦定继承人。老冷就生了俩儿子，老大去世十几年了，就剩下这根独苗儿。一代混世魔王冷家老二子承父业，他不靠家族荫庇也混了个风生水起，在那枪口舔血的特警反恐斗争中，立下战功无数，硬是带出了一支顶尖的“魔鬼特战队”，而他在业内也得了个“冷血魔王”的绰号。

良久的冷寂之后，气氛，终于回暖。从惊诧、惊疑到惊喜，冷家人因这久违的齐聚一堂而欢欣起来，热情的唠嗑声在足有二百平的大房子里也显得有些嘈杂。

宝柒心下微恻。

五年前仓皇如丧家之犬般离去时的狼狈浮上心来，瞬息间，浑身的毛孔都被堵住了似的，气儿都喘不匀了。轻睨了一圈，她暧昧地蹭了蹭褚飞的腿，笑容灿烂。

“亲爱的，你先坐会儿啊，我去一下洗手间。”

洗手间里。

欧式雕花的盥洗台前，宝柒拼了命地往脸上浇着凉水。

英伦风的俏皮小吊带裙，鼓囊囊地勾勒出她妖娆的曲线，叉口开得很大的裙摆，在她飞快撩动凉水的频率里，弧线优美地律动着。

夜风从窗户透入，吹进来园子里熟悉的蔷薇花香味儿。

倏地，脖子痒痒的，谁在挠她？她吓了一跳，猛地抬起头，心肝儿颤歪了。

怎么他无声无息就出现了，武林高手？

精致的盥洗镜里多了一个面色冷厉的男人，硬朗笔挺的西装也没能掩住他满身的冷戾。他不是别人，正是五年前和她在各种场合陪伴过的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二叔。

不得不说，不管是五年前，还是五年后，冷枭都是让人无可挑剔的男人。只可惜，世间无可挑剔的东西很多，最终圆满的却很少。

镜子里，眼神交织。男人的粗粝手指，一点一点刮过她光洁白皙的脖颈，头凑近她的耳侧，短而粗硬的寸发若有似无地磨蹭着她的脖子，刺挠得她身上又麻又痒。

“五年不见，不会叫人了？”

她的心，快从嗓子眼儿里跳出来了，定了定神，她理他才怪。

“麻烦，借过。”

男人纹丝不动，他1米88的个头儿，高大得像堵城墙似的横亘在她的面前，冷冽如冰。

“叫。”够霸道的眼神，够狂妄的态度。

好吧，叫就叫！

她亲昵地笑了，“二叔，麻烦您老人家让让，成吗？”

冷枭面色不变，两根指头勾起她肩上那根细吊带，用手指把玩着。指下，温软的触感，细腻又滑嫩，像白瓷儿、像奶酪、像凝脂、像记忆深处在他身下动情时的每一寸战栗的肌肤。

“再叫！”

湿着双手的宝柒怒了，一甩手就将水洒在他的脸上，压着嗓子低吼：“冷枭，外面那么多人，你他妈想干吗啊？”

男人眸色一沉，没有说话，一口就咬在她纤弱的脖颈上。不轻不重，似咬像吻。

宝柒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脸色微变。

挣扎，推搡？试了试，力度悬殊太大，没用！玩味地一笑，她勾唇反讽，“嘿，瞧二叔这样儿，是缺女人了？”

“你以为呢？”阴鸷的目光盯着她，他反问。

“啐，瞧你饿成这样儿？我猜，除了我，别的女人你都没有兴趣吧？”

视线冷冷锁住她，冷枭的唇抿成了一条冷硬的弧度。

不言，不语。

“难道不是？”宝柒微仰着头，玩味地反问。精致的脸在潋滟的灯光下，暧昧又灵动地笑着，一条纤细的腿儿树藤般缠了上去，指尖熟练地抚过他傲挺的鼻子，性感的嘴唇，刀凿似的下巴，性感滑动的喉结。“二叔，你的洁癖好了吗？要是你不介意……”

“下流坯子！”三柱青烟从头顶冒过，冷枭一口气被哽在喉咙里，上不去，下不来，眸子里的火焰一点一点凝固成冰。

“哟，您这才知道我下流啊？对不住，天生的！没事是吧，没事我可走了！”

笑哼一声，宝柒个子娇小，微一低头便从他的胳肢窝钻了过去，妖娆地往门口走。

哪料，手刚触摸到门把，一阵冷厉的疾风扫来。

砰！男人一把将她按在了门板上，情急之下的动作又野蛮又粗鲁，有力的双臂铁钳般禁锢住她，两个人肉夹馍似的挤成了一堆儿，她的后背在门板上撞出一声又一声。

“你放开！”宝柒低吼着，呼吸骤停了几秒。

“少给老子装糊涂！说，为什么？”

一股热浪涌上脑门儿，强烈的压迫感袭来，他凉薄的唇近在咫尺。

宝柒目光一敛，扑哧一声坏笑，“不为什么。我那时候还小，人生还有无数种可能，哪能那么冲动。”

“你无耻！”

“我就无耻了，你想怎么着吧？”

刁钻的小嘴还没缓过劲儿，男人盛怒之下带着烟草味的唇舌便野蛮地覆了上来。用一种几乎要将她吞噬的劲儿，那霸道又疯狂的姿态，如同一个久渴的人捧着甘甜的水，因饮得满足而发出一声若有似无的叹息，按在她身上的大手越收越紧。

宝柒的胸口急剧地起伏着，她挣扎着狠狠推他，却被他重重地压了回去。

她快要不能喘气儿了，脑袋像钻进了蜂窝似的嗡嗡直响，最要命的是那些曾经被他深深熨烫过的记忆，奇迹般不受大脑控制地复苏了。

接近死亡般的窒息传来——

把心一横，她张嘴就咬他。

冷梟放开她的唇，一动不动，气势冷冽地盯住她。

“爪子拿开，不然我咬死你！”稳住呼吸，宝柒狡黠一笑，歪过头去，小声地呢喃道：“二叔，难不成你想让外面的人都听见？让所有人都知道，原来纵横商界的冷家二少和自己的侄女乱……”

“闭嘴！”身子明显一僵，冷梟厉色打断了她未出口的那个字，目光冷冽到了极致，“怕你的小男朋友听见？”

“小？他才不小。”

“比我还大？”男人神色冰冷又倨傲。

“少废话，起开！怎么了，难不成对我旧情难忘啊？”

“天真！”冷哼一声，冷梟骤然发力，钳住她的腰肢迅速撩起她的裙摆，手掌毫不客气地覆了上去。

他记得，那儿文着一朵妖娆绝艳的野蔷薇。

野蔷薇嵌在那片儿神秘的领地上，花瓣儿浅粉、浅红、梅红、艳红……颜色靡丽渐变，暧昧地绽放着，似要与之骨血相融。

一触之下，宝柒的大脑，一秒钟就炸开了。

男人的脸一寸一寸放大，淬着火的眸色融化了他眼中的坚冰。粗糙的大拇指紧紧扼住她，那声儿，冷得犹如西伯利亚的寒流，刺着骨头冻着心。

“哪去了？”

“花吗？当然是谢了，季节不是过了吗……”

宝柒笑容浅浅地看着他凉薄的唇，暗忖着自己回来前的决定，实在是太、太、太，无数个太字儿的英明。

一时缄默。

正当她麻痹着神经，等待这位爷宣布她的“罪行”时，只见听——

咚咚咚！

三声不缓不急的叩门声从洗手间门口传来，伴着老妈不轻不重的询问，“小七，你怎么回事儿？老半天不出来，肚子不舒服吗？”

睨了男人一眼，宝柒闷声回答：“没有，就来！”

“瞧到你二叔了吗？爷爷找他呢。”

“没呢。”

隔着一扇精致的木门，宝柒的语气从容不迫。这种害怕被人撞见的情况，对于他俩来说，自然不是第一次了，对敌的战斗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。

哪料到，敷衍这招不好使。宝妈不仅没走，反而加重力道敲门。

“小七啊，快开门，刚才喝多了茶……”

完了！宝柒心里一窒。

死死盯着男人的冷脸，她含糊不清地道：“哎呀，妈，你楼上去吧。”

“快点，妈急！”

老妈不容商量的语气，让宝柒眉头打了结。控制住狂烈的心跳，她眼神儿飞快地瞟着男人，努了努嘴，示意他从洗手间里那扇离地约两米高的小窗户钻出去。

然而，男人恍若不觉，更无丝毫紧张，薄情的双唇微抿着，高大的身体将她整个儿笼罩在灯光的阴影里，冰冷的视线高高在上地睥睨着她，摆明了不合作，诚心要看她的笑话。

磨牙，瞪眼。宝柒蚊子般口型道：“王、八、蛋。”

眸色一沉，冷枭一不做二不休，索性将高大健硕的身体又一次紧贴上去，将她紧紧挤压在门板上。头略微俯下，唇贴着她的，却又不吻，喷洒出来的浓重呼吸，一下，又一下，每一下似乎都带着深深的嘲讽。

镇定、镇定！宝柒深呼吸，闭眼，睁眼……

三步曲后，她认命地放柔了目光，求饶般用地用口型比划着。

“二叔，拜托。”

……

十几秒后，宝柒平静地打开了门。

“磨磨蹭蹭的……”宝柒的母亲宝镶玉嘀咕着，视线落在她水泽般红艳的唇上，余光四处打量。

一览无余的洗手间，哪里还有别人？

宝柒笑了。呵，她精明的老妈，怎么可能没有半点察觉呢？只不过，她怀疑五年前那个罪魁祸首就是她亲爱的二叔，却又不能，或者说不敢去确定吧。

“小七，你真要嫁给褚家那小子？那件事……还有那些问题你想过没有？”

听着老妈试探的语气，宝柒心里被揪得厉害。但，宝柒还是宝柒，只能是宝柒。

对着镜子，她盯着自己的眼睛，轻扬粉唇，“妈，你觉得在这解决生理问题的地方，适合谈事儿吗？”

噎了一下，宝镶玉好半晌后才叹了口气。

“小七，你姨姥姥日子不多了，你回来了，就去看看她吧。”

“嗯。”其实，她回答“当然”更为恰当。如果不是为了看姨姥姥，那个在她六岁后的实际抚养人，她又怎么会在事隔五年后再次踏上这片即使在梦里，她都无比纠结的土地？

鑒年村，是她六岁至十七岁的成长地。

六岁前，她姓冷，住在这帝都的高门大宅里，享受着父慈母爱的公主生活。

六岁后，天堂换地狱，她是父亡母不管的山里野孩子。

今儿的冷宅热闹了！

久违的团聚晚餐，在高厨们的打理下丰盛得堪比满汉全席。

饭桌上，有人沉默，有人尴尬，有人窘迫，气氛热络里又有些反常的诡谲。如此一来，不谙世事的冷可心就成了唠嗑的生力军，说笑一会儿后，她的话题又转到了宝柒身上。

“姐，你那个摸鸟儿的专业好玩不？我明年高考了，也考一个去。”

摸鸟儿的专业？呀，现在的高中生真厉害了！

宝柒唇角微抽，轻咳了一声，“说什么呢？姐那叫男性生殖科。不过，我也能看女性泌尿疾病，你有病的话，记得找我啊。”

“去！老实说，姐，好看吗？”

“做梦呢？要是好看，还用看男科？嗨，春去花不在，人来鸟不惊……”

促狭地嗤之，宝柒话未说完，一束冷得不像话的视线就迸射了过来，针芒般扎在她的身上。她微转视角，男人冷冰的眼神儿，配上那张像是刚从冰箱里取出来的俊脸，真心话，很惊悚。

心啊，忍不住又狠跳了一下。

“越说越不像话！”见此情景，宝妈啪地放下筷子，沉下脸来瞪着女儿，“小七，在国外妈管不着你，现在回来了，赶紧给我换个专业，没得遭人笑话！”

宝柒仰头，笑着反驳道：“妈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？男科女医生很正常。何况，这是我打小的追求呢。”

打小的追求……

曾经，她无数次将他的“梟”字读成“鸟”字时说：“你个鸟人、鸟人，我以后专门逮你这只鸟。”

从一无所知的懵懂，到暧昧，再到随心所欲，这句话被她演绎过无数个版本。那时候，他俩躲在众人视线不可及的角落里偷摸着在一起，她就喜欢趴在他的腿上，高深莫测地讲她的人生两大追求：一是赚很多很多的钱；二是看很多很多的鸟。

每次说到这个，她笑得眼睛都会弯起来，直到他恼怒地将她提起来，用吻堵住她的嘴，她才会小猫般柔顺地偎进他的怀里，小手轻轻挠在他的胸口。然后，便是拥抱、接吻，无休止地与他放肆欢爱，在偷欢的感官愉悦里，小丫头会沙哑着嗓子

一遍一遍地叫他的名字，不厌其烦地叫……

那声儿，在她离开的五年里从未消散，真切得让他心尖发麻，又恨又恼。恼她的绝情，更恨自己那时候为什么没干脆死在她身上。

……

晚餐毕，褚飞走了。

宝柒在实施偷溜计划失败后，无奈地坐回了沙发上。整整两个小时，宝妈一个又一个问题深刻得令人发指。

“小七，你俩怎么认识的？”

“同学。”

“哦，怎么走到一起的？”

“天雷勾地火，王八看绿豆。”

“那个，你俩关系发展到哪一步了？”

“你猜？”

敷衍着老妈，在另一束冷冽的目光注视下，她面儿上状若无意，心肝却真真儿饱受摧残。

他的眼神，太刺骨、太灼人。

终于审讯结束。

吁了一口气，她眉开眼笑地沿着熟悉的楼梯回卧室。

此时，三楼没有人。

夜色，黑得像煤灰。

她没开过道的灯儿，除了路过那扇紧闭的房门时心里微悸外，在黑暗里，她反而浑身放松。

她不怕黑。或者说，她习惯了黑。

那些年的山间夜晚，总是这样乌漆麻黑的，连萤火虫的光都十分微弱。那时候下了晚自习回家，她一个人踩在坑洼不平的羊肠小道上，也能对着无穷无尽的黑幕傻笑。

吁！摸进卧室，她松了口气。

三十分分钟左右，她湿漉漉着长发，裹着大浴巾，露着两条白花花的嫩腿儿就从浴室出来了。此时，她放在床头的破手机，却苟延残喘地叫唤了起来。

“喂……”接通了电话，在对方的话茬儿里，她瞳孔微缩，唇角的笑容慢慢敛去。直到合上手机，她都没有讲一句话。手指紧攥着那个至少被物质文明淘汰了有十年的翻盖儿手机，任由长发上的水珠儿滑落陶瓷般的脸颊。

一滴、两滴，溅在地板上。

嗤，突然，落地窗户发出一声轻响。

她扭头，毫不意外地和男人冰冷而锐利的视线撞在了一起，视线交织的一秒，她回过神来。

“二叔，下次记得走正门。”

说完不再搭理他，转身就去拿床上的大毛巾准备擦头发。不料，微弯的身体还没站直，一阵凌风扫过，身体竟被男人结结实实地掀翻在了大床上。

力不如人，半句多。她面色微冷，闭上嘴静观其变。

冷冽地扫了她一眼，冷桌面不改色，大半个身子强势地压了上来。

他疯了？一定的。熟悉的男性气息扑面而来，宝柒脊背一僵。

“喂，别太过分啊。”

好整以暇地俯视着她，男人铁臂微收，将她柔软的身体紧锁住，居高临下的冷眸微微一眯，“手机该换了。”

“没钱。”

“寄给你的钱呢？”

“存着养老。”

面对他的质问，宝柒嗓门大了几分，身子微微挣扎起来，趁着理智还在，他回归正题。

“谁的电话？”

“奇怪，我为啥要告诉你？”

宝柒笑了，在他冷冰的目光下，记忆在倒带……

鎏年村，位于西南重镇C市。

C市又名锦城，取自杜甫“花重锦官城”的意思。当然，它最有名的不是杜甫，而是那场震惊全球、伤亡数十万人的特大地震。

地震的震中，正是贫瘠又偏远的鎏年村。

震后第三年，宝柒18岁。

乡村的水土不仅没有妨碍她成长为水灵灵的大姑娘，还将她养得泥鳅似的滑溜又聪慧。震后的小村庄，黄花菜也没有凉，还历史性地成了旅游胜地。

闲暇时，宝柒会踩在那些深埋过尸骨的残砖断垣上，添油加醋地将地震爱情故事讲给那些远道而来的缅怀逝者和“参观”震后风景的旅客们听。然后，笑着从他们手里接过或多或少的钞票。

末了，她总会服务周到地递上一束野花。

那花，是村里唯一拿得出手的土特产——长满尖刺的野蔷薇。

宝柒爱钱，需要钱，渴望钱到了令人生厌的地步。

小时候，在眼睁睁瞧着京都寄过来的生活费全进了表舅的口袋之后，她便明白，只有钱才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东西。

“宝姐姐，你在这儿啊？”

一听见这红楼式的典型称呼，宝柒就忍不住嘴角抽搐，转过身来叉着腰横着眉吼：“喂，说多少次了，别叫我宝姐姐，信不信我揍你？”

“好的，宝姐姐……”

面前俊俏的大男孩儿皮肤黝黑，但五官却长得精美绝伦。

本就害羞的他，在她怒狮般的呵斥下，迎着秋日阳光的脸庞，红了又红。

竖了竖眉，宝柒无奈。

姚望是她在村里唯一算得上朋友的男孩，比她小俩月，是村西头姚瞎子家的大儿子，也是爹不疼妈不爱的孩子。村里人都说他是姚瞎子从外面买来的，长得那么俊，一点也不像姚瞎子。

不过这些事儿，宝柒半点都不关心。

她关心的，只有钱。

她要赚更多的钱，走更远的路。

“说吧，又有什么事儿？”

“宝姐姐……”姚望俯到她的耳边嘀咕着。

“什么？妈呀！”瞧着他兴奋得像狗崽子似的眼睛，宝柒很无语。这孩子没别的爱好，就迷恋射击，赚来的零花钱都贡献给了小镇上摆着气枪打气球的小摊儿了。

和她不同，姚望的目标，是成为一名优秀的特种兵狙击手。

他说，他刚从县里的武装部回来。

他说，全军最牛的红刺特种部队第一次在县里挑新兵。

最后，他耷拉着脑袋沮丧了，“宝姐姐，我、我连体检费都掏不出来。”

“需要多少钱？”

半晌后，宝柒狠狠咬牙，拍了拍姚望的肩膀。

R县征兵办公室。

体检室外面排着一串长长的人龙，看来这年头人的政治觉悟都高了，献身国防的有志青年更多。不过，宝柒现在比较关心的是另一件事儿。一大群光着屁股的男人排着队全身检查，做伸展运作，下蹲、劈腿、跳跃……

啧啧啧……